

La Mondo 世界

全體
延

本會
行本年第
已於日前
因暑假中
頗多，紛
。為此決
舉行，日
各項提案
上

星期

時間——
至九時
地點——
教小學樓
內容——
通信。唱歌。
備有茶
印有助
通信由協會

La Mondo
本刊出版
半年來的
經濟狀況，
編輯的經過
也為讀者所
因此我們準備
有個詳細的
而更願受讀
指教。

中國世界
學社
徵求「世
創
徵覽橋中
酬報：Frat
一册

Nia poŝ
漢口余親
信處為漢
F.M.同志
。上次來
少事實之

徵求「世
創

徵覽橋中
酬報：Frat
一册

Nia poŝ
漢口余親
信處為漢
F.M.同志
。上次來
少事實之

世界語與東方

索原

國際語 Esperanto 的未來，實在是被「叛逆的東方」的自覺，發展而左右的。這件事件未被許多人充分理解。單單知道了這件事，我也就痛感到自己的使命之重大。

言語的發展，決不是像柴門霍夫所說的：「在久被人類所忘懷的，而任何歷史也不為我們保存絲毫記載的古代，人類的大家庭分散了，它的成員們也中止了相互了解。」

這是跑馬廳里兜圈子式的言語觀。然而「兜圈子」却不能說就是發展。柴門霍夫的異常熱情的話語，確曾鼓舞激勵了不少和他同時代的同志們——那些為了防衛我們的言語而奮鬥了的先驅們，但是柴氏對於言語的這樣理解，自然不對的。

與哲學，道德，法律，藝術等同為上層建築的言語，是和社會的生產力相應發展的，在原始時代，就有簡單得令現在的我們詫異的原始言語；在封建時代，領主的各個孤立的領地里，「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也就有着各不相同的地方方言；到了現在資本主義時代，言語形成了各種民族語 (Nacia lingvo)，或稱國語。

一定要到資本主義崩潰，全世界樹立集團主義的新社會之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一方面獲得了政治經濟上的完全的獨立和平等，一方面乃充分發展其民族文化和民族語。到了那時候，經過了充分伸長的各民族語，才能逐漸解消而形成人類唯一的言語——世界共通語。民族語的充分發展，不但並有各民族語的完全的獨立和自由，無國族的人類社會無從實現；同樣，沒有民族語的充分生長，也就沒有形成世界共通語的可能。這正是言語發展上的辯證法。

所謂未來社會的世界共通語是怎樣的呢？如果我們借 Deben 的話來說，那就是「從現在的 Esperanto 的核心中生長，在它的基礎上發展，和現在的形式的 Esperanto 確實不同，而吸收了各民族語的一切性質的」言語，而且這言語，「比現在的 Esperanto 要數倍地被人應用。」

現在 Esperanto，被各國的廣大羣衆活潑地應用着，不絕地生長着。特別可以注目的是，這幾年來日本中國等東方 Esperanto 運動的飛躍的成長和猛進，這正是增強了 Esperanto 發展為未來的世界共通語的可能性。

過去的 Esperanto 運動是以歐洲作中心的，而 Esperanto 本身也是以印度歐羅巴語作為基礎的。固然我們不能否認現在形式的 Esperanto，較諸所有的民族語，它的國際性要大得多，但是作為未來社會的世界共通語究還不夠。Esperanto 還須吸收東方諸民族語的要素。

叛逆的東方，殖民地的東方，被壓迫的東方！Esperanto 的未來，無疑是要取決於東方的。

所以東方的世界語同志的責任更來得重大。

單單有了這樣的認識，還是無補，我們更須具體地積極工作：積極參加國際語創造的各個部門的工作，保持適合於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 Esperanto 的簡單明瞭性，從東方人的立場上來具體地研究討論 Esperanto 的新語，表現法……

中國同志此後應該勇敢地負起在言語革命上的歷史使命來，為了國際語的完成，為了 Esperanto 的未來，同時也為了「叛逆的東方」！

【譯者：吳一，一九〇五年第一次萬國大會的演說中 (Originala Verkaro P. 321)】

言語的進化與變化

進之譯

和其他工具的使用方式一樣，言語的用法也是一代的傳下去。因為這，言語的傳統形式在某種程度也是保存着的。前代的經驗為後代所保存。在言語裏保存着恆常性，言語「聲音」形式的傳統，和它們所表現的意義。

但是前代人的經驗只有在這樣場合裏才有其價值與意義，就是在生產與經濟因素的變化沒有使勞動條件與生活方式起變化的條件之下，人們才利用它。假使不然，那末經驗自身發生的構成部份就成為不再需要的了。在因經濟因素的變化而發生的新的生活習慣與生活方式裏，那些與舊時代相連結的概念，形式與方式往往會趨於生活化或甚至全部消滅。

一切剛才所說的也可引用到漸進的言語進化的過程。前代經驗的某部份的不採用與不利用會使某種概念消滅。勞動經驗的完整化會使語言的「樹」豐富，生出新的概念和與它們相連的新的言語形式。

人類的原始的勞動經驗是很小的。但這相符合，原始言語所表現的概念與單字的數目也是很小的。澳洲的土人和非洲與美洲的幾個野蠻民族，至今用以適應其需要的不到二百五十至三百個字。

言語專家麥基司 (Max Müller)，用了種種的比較，得到一個結論，說是作為一切現代言語生長基礎的原始的語言素和原始的二十個音的結合物 (Syllabary)——語根，全是和別的言語專家則以為，這些原始的音的結合物的數目甚至還要多。

勞動經驗的更豐富化，技術的勞動工具的更完備化以及生產力的進化，造成了基本語言素在數量上的增加。在包含着現代勞動與技術要素所必需的一切概念的表現的現代言語中，我們已可以算到十萬以上的基本語言素。

為某種生產關係以及生活方式的一定形式所創造出來的語言，會在這樣的場合裏產生出來，就是當現代人類的祖先的集體共同勞動能夠供給這種產生以充分的理由，且給以充分的機會使它有適當的供給。

所以可以想像得到，在太古時存在着相當數量的獨自發生的語言，用以服務於其同居的原始人的各集團的相互關係與互相了解。

但是和原始人類與它的個別的集團——氏族與種族，在數量上增加的人類所住的地方的地域擴大了。在不同的地方居住的人，為要與當地地理的與自然歷史的環境相適應，不得不改變他們的勞動方法與習慣。這生產與勞動方法的改變就使經驗擴大，使他們所用的語言更豐富起來。

前代經驗的幾部份以及幾種先前的勞動方法的沒落會使幾種前代的語言形式死亡。人類的不同集團的勞動方法與勞動經驗進化的不同道路，會使語言變化，會使新的方言與語言產生出來。

某種語言的使用區域總是被有共通的傳統，共通的生產機會與共通的勞動方式的完全相同的條件之下，可以保持全然相同。只有在工作方式的完全相同的條件之下，可以保持全然相同的生產工具，以及在數量上完全相同的語言形式。

【譯者：R. DRZKIN 著「世界共通語史」第一章】

展望台

▲世界語學會新刊物
世界語學會出版的新刊物「第一」期已出版。該會所設的世界語研究部，自出版以來，即探部第三屆已開始招生，而探部第四屆亦已籌備就緒。據第二屆探部報告，即可開學。又該會編譯部正計劃編小叢書一種，前編之華字字典與有一部份未定稿，現正續編中。

▲世界語出版界
北平世界語同志強佩等，原有北平世界語書社（今改稱中國世界語書社）之設立，擬該社出版，即將出版「世界語出版界」一種，內容有專著，譯著，新書介紹，出版消息，書目等等。創刊號一分出版，索閱者附郵分（北平本埠一日）郵寄。該社通信處為：北平上斜街十五號。

▲汕頭一中世運通訊
汕頭一中世界語學會，因該校車隊被撤去，一切活動暫停，特聘幹事陳全德君為大會的決議，聘陳君為該會名譽顧問，隨時指導一切。該會世界語班第一期畢業同學共有二十四人，成績門佳。世界語班亦已搬出至三二期。該會並擬組織第一屆世界語學者旅行團，定當發出邀請函兩地遊歷，現正籌備中。該會因地址不敷應用，已另購頭來與五樓第十一號為辦事處，並與各地世界語團體及個人互通消息，以資聯絡。

▲杭州世運通訊
近來杭州世運運動漸漸地熱鬧起來了。前次預備組織的杭州世界語協會，終因負責乏人，沒有實現。但在該會新學習者中已有十餘人，程度較好的同志亦有十餘人。杭州世界語學校成立了杭州世界語研究會，會員已達二十七人，主持者為李文成同志。每星期三星期五上課。由該校國文教授徐君同志負責指導。日即赴往李李文成同志處。該會「學習者」研究興趣，將來必會更豐富。一還有民衆實踐學校成立了一個研究會，但因乏人前往指導，現今仍各自自修中。其他各中學，亦有成

- \$2.05
- \$0.50
- \$1.17
- \$1.32
- \$0.25
- \$4.80
- \$1.35
- \$1.20
- \$0.60
- \$0.30
- \$0.30
- \$0.42
- \$1.85
- \$1.38
- \$0.96
- \$2.00
- \$1.20
- \$0.60
- \$0.42
- \$4.70
- \$0.90
- \$0.48
- \$0.36
- \$0.48
- \$0.78
- \$0.25
- \$0.80
- \$0.58



畫雨田秋志同的歲十五年今

「世界語把我完全改造了，我感覺着由了世界語我才得救，重新成為明朗而生氣勃勃的世界人！」

— T. ROSKIN

秋田雨雀五十歲紀念

秋田雨雀，日本的高爾基，也是世界語先驅的同志，同時也是著作生活的三十年。他五十一歲，三十三歲生於東北的青森縣一個貧窮的家庭裏。在明，所以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父親因了疾病而失明的自己的兒子的面孔。在保存着封建遺風的故鄉的中學裏，他痛苦地送了五個年頭。使得他煩惱的，是當時新設的師團的軍國主義的單調的喇叭。便在這裏，約略地也透露了我們的戰士今日所跨向的大道。

日俄和世界大戰，由資本主義進入了帝國主義的階段，他雖然於日俄戰爭後進入了作家生活，敏感的，被反動時代必然的結果，勞動大眾的貧窮化的激刺，所激發，由反戰陣綫而突進，與巴比塞等內外思想家，藝術家一同，組織了文化運動團體「播種者」，並且做了同一題名的啓蒙雜誌的最活躍的投稿家。以後，他更確定了文化鬥爭的「國際性」。在一九二七年共同印刷大罷工的時候，他起來組織參加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所，同年九月，以加爾各答的資格，被蘇俄所聘去參加革命十週年紀念。在那里，用世界語旅行去了七個月，寫了一本精心而敏實的介绍記。在最近的自傳里，他這樣地寫着：「在那里我見了為解放民衆而致力了近一世紀的……老鬥士們的容姿。在一羣男女指揮者之下，鎮靜地工作於新生產機械旁的大大的工廠的雄姿也給我看見了。更看見了一面吹着喇叭，唱着歌，一面為改造人類而進行的少年先鋒的隊伍！」

爲了紀念這在日本文化運動上有確定的位置的同志秋田，於六月六日晚由二百以上的各方面人士所發起的祝賀晚餐會之外，更於翌晚，由日本普羅文聯的加盟團體的演劇、音樂、藝術等組織，在築地小劇場舉行了「演劇與音樂之夕」，那晚，在該劇場的台前，展覽着他的遺像以及許多紀念的畫幅。他並一位「審翁」，架着黃面白髮的矮體，微笑着坐在那裏，銅鑼作響了。佐佐木孝久在開幕的致詞里，着重地推崇了走着正路的智識分子的他，當作文化鬥爭的先驅，勸勞大眾的伙伴，蘇俄真誠的介紹者，萬人所追求的只有一個世界，在俄無黨東西，萬人所追求的只有一個世界，在那裏，人人可以一樣平等而自由地生活，而秋田便是這追求者中最忠實的前鋒之一。如雷地響應了這呼聲，而我也，被祝賀者之一，也帶着運地夾坐在濟濟一堂的羣衆裏，看自作喜劇「舊藩主與火災」與童話劇「歌唱之家」(少年劇團)的精華。表演，聽聞樂子的獨唱以及其她男女的合唱「萬國勸勞大眾團結起來！」「鐵」等革命的歌曲。特別爲了紀念也是世界語舞台詩 (Poesia) 贈給秋田雨雀的。最後是他們代表了勸勞大眾，讚美他以往的奮鬥，祝他健康，而且鼓舞他未來更勇敢的戰鬥。忽然，他被藍衣而結着紅領帶的兒童們推在狂熱的羣衆的前面了。他有力地點頭並且宣言：「……站在勸勞大眾必勝的觀點上，我決意跨向新的活動……」他的柔和而果決的辭句，向作作的活動……」他的柔和而果決的辭句，向作作的活動……」他的柔和而果決的辭句，向作作的活動……」

La Silkrapuoj

En la okcidento de la provinco Ĉekiano¹, unu el la ĉefaj vivrimedoj de kamparanoj estas produktado de silko. Ĉiujrtempe, la kamparanoj pene laboras por ĉi produktado, esperante ke tiuj benataj vermoj² donos sufiĉe da profito, por kiu ili tenos sian vivon dum la tempo ĝis aŭtuna rikolto³. Sed dum lastaj jaroj, la kapitalisma ekspluatado⁴ enpenetris⁵ la vilaĝojn, kaj iom post iom detruis la propran situacion⁶ de la vilaĝa ekonomio⁷. Krome, kaŭze de la mondekonomia krizo⁸, la prezio⁹ de silko multe malaltigis¹⁰ kaj tial mizero plene pleniĝis¹¹ en vilaĝoj. Tamen, la vilaĝanoj ja ankoraŭ ne perdis sian kradon, ke nepre venos la tago de dia helpo¹².

Ĉi-jare, por benigi¹³ la silkraŭpojn en kelkaj vilaĝoj proksimaj de nia urbeto la kamparanoj aranĝis diservan demonstracion¹⁴ portante la lignajn statuojn¹⁵ de dioj. Por tia fanatikoj¹⁶ la kamparanoj devis elspezi¹⁷ multe. Sendube ili estis eluzantaj siajn lastajn fortojn, sur kiuj¹⁸ ili konstruis¹⁹ sian lastan esperon.

Kaj nun venas la tempo por antaŭscio²⁰ la rezultoton de ilia klopodo. Laŭ onidiro²¹ la silkraŭpoj estos grandparte²² senfruktaj²³ pro troa varmo, sed la vilaĝanoj ankoraŭ preĝas, ke la dioj faru miraklon²⁴.

Sen tio²⁵ jam la vilaĝanoj mizeregas, mi ne povas imagi²⁶ kiel pasigos²⁷ tiu ĉi jaron la kompatindaj²⁸ vilaĝanoj!

— Li Kai Lian

- [註] 1. 蠶 2. 浙江青 3. 指蠶 4. 維持(生計) 5. 秋收 6. 資本主義的剝削 7. 墜入了 8. 原有地位 9. 農村經濟 10. 世界經濟恐慌 11. 價格 12. 低落 13. 充滿 14. 神跡 15. 祝福 16. 聚會 17. 木偶 18. 狂熱的舉 19. 支出 20. 最後的 fortoj 21. 建造 22. 預料 23. 傳聞 24. 大半 25. 無結果的, 即不會吐絲結繭的 26. 奇蹟 27. tio 指蠶災失敗這件事 28. 悲傷 29. 度過 30. 可憐的

拾荒 TIKOS

5 背誦爲什麼有用?

我們舊式教育，教文書文的方法，除講解之外，就是叫學生讀熟背誦。而且我們常聽到「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亦會吟」的話。這都是把讀熟背誦當作學習的主要方法。現在教白話文不用這種方法了。這是什麼緣故呢？

我們知道小孩子學會語言，並沒有經過正式的教授，然而很自然地學會了。還有在外國人家裏當僕役，保姆的中國人，也沒有經過正式的教授，而不久便能說頗爲流利自然的外國話(自然語言的範圍是很狹的)。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學一種語言，多接觸，即多聽多用，是非常重要的。小孩子和僕役，保姆是時時刻刻可以聽到這語言，而且要用着這語言的，自然就在這樣不絕地接觸之中學會了。

所謂白話文是很接近於日常用着的口語，所以不必再去讀熟了。至於文言文，是完全和口語離開的，簡直是另一種語言，非日常所能聽到的，所以非另外設法力求多接觸不可。背誦非讀了很多次數完全順熟之後，不能成功，這就有了強迫讀者去多多接觸所學語言的效果。因爲在初學的時候，沒有能力看課本之外的書，又無日常生活上的需要，所以惟一的方法是已經學會了範圍之內，強迫學者去多多接觸了。

因同樣的理由，我們學世界語時，限定自己去熟讀課文到能夠背誦的程度，也是一種很有用的學習方法。還有一層，我們初讀一課生書的時候，似乎一個一個字各自對立的。等到讀得順熟之後，就能覺一句一句都是整個的。一個一個單字都融入句子之中，而形成一個整體。在熟讀而能夠朗朗背誦之後，則就能覺得全篇文章是整個的了。這好處，就是能全般地預會並獲得語言的「整個的精神」，而不是「支離的」，「零碎的」了。

所以許多優秀的世界語者，都推崇「熟讀幾篇優美的文字」作爲學習世界語的最好方法之一。多讀優美的文字，能使自己的文體也優美起來，這正是和我們習字而去臨帖一樣的道理。常常和口才伶俐，言語簡明的人去接觸，也能使自己的語言能力增進的。這樣的人沒有常常接觸的機會，熟讀背誦優美的文字，就可補這個缺憾。

這是新近由 A. 出版的一本國語語言研究方面的書，其內容，正如它的名字所示，是講到世界語裏來的各種外來語的。著者是 H. N. K. 頁數：六十四；定價：〇·八〇馬克。

▲世界語學字典出版

這是 H. N. K. 出版的一部世界語學字典，所有現代所應用的社會、政治、經濟，以及生產技術方面的字都收入了，而且都加以詳明正確的解釋。它之所以名爲「世界語學字典」(Weltensprachen-Lexikon) 者，是因它與一般世界語字典之完全以希臘羅馬的立場，來解釋字義不同，而是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的。不過這部字典的內容雖然既詳且全，我們很有理由可以相信，也許它已爲德國的移民所歡迎，而化爲灰燼了。

▲世界語運動捐出出版

在短促的四十六頁裏，這本小冊子告訴了我們世界語的來源，它的演進與進化，又講到語言委員會，寰球世界語學會 (I. G. A.) 及其他世界語團體，世界語文學，各國世界語雜誌，歷年世界語會議，講到戰前戰後的工人世界語運動。大概著者是 H. N. K. 的譯稿也。本書講 SAT 的部份特別詳細。本書共五十頁，定價 〇·七〇馬克 SAT 出版。

▲世界語學字典出版

這是新近由 A. 出版的一本國語語言研究方面的書，其內容，正如它的名字所示，是講到世界語裏來的各種外來語的。著者是 H. N. K. 頁數：六十四；定價：〇·八〇馬克。

▲世界語學字典出版

這是 H. N. K. 出版的一部世界語學字典，所有現代所應用的社會、政治、經濟，以及生產技術方面的字都收入了，而且都加以詳明正確的解釋。它之所以名爲「世界語學字典」(Weltensprachen-Lexikon) 者，是因它與一般世界語字典之完全以希臘羅馬的立場，來解釋字義不同，而是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的。不過這部字典的內容雖然既詳且全，我們很有理由可以相信，也許它已爲德國的移民所歡迎，而化爲灰燼了。

謝 列諸同志慷慨代表讀者們無任敬意

月捐二元 語研究會 捐七元四角 刊第五號中 誌謝！廣

月捐一元 之誤。一時未曾校出 並表示我們

世界月刊

出版 Dnepron

協會 學一加入 1

汽 犁

(敬獻給為蘇聯汽犁捐款的蘇工人世界語者們)

無涯無際的田野中
新的生命在波動；
耕着的汽犁招呼我們
到那集體的勞動。

那邊有匹馬兒在許陌上，
側着眼睛把汽犁打量，
明燭閃閃亮
發動機轟轟響。

那青年騎着汽犁
乍前乍後，來來往往，
塊塊泥上從輪底的兩旁
隨落在地上。

轉動中的汽犁，
深深地翻運了那塊荒地；
同時牠更徹底地
翻去了舊時代的屍體。

那肥土裏的蛆蟲
在汽犁下抽搐，
野兔在鐵的壓力前
倉皇地逃跑了。

一個老婆子劃着十字：
「好糟的邪道來了哪」，
可是司機人坐在汽犁上
無憂無慮地歌唱。

科學凱旋地帶來了
新的日子，新的事業，
從無意識的舊生活裏
牠將解放了人類。

皮奧第十一輩你的祈禱吧，
對那不虔敬的紅色恐怖，
但破壞喝慣着紅汽犁
將給你以答覆。

無涯無際的田野中
集體在波動，
耕着的汽犁招呼我們
到那勞動的新生活中。

米哈爾斯基原作
沙 丹翻譯

【翻譯競賽結果】 此次競賽，成績最佳者為廣州沙丹同志(贈倍茲森斯基詩集 Socialismo 一冊) 其次為北平被金紹同志及上海液北學同志。這裏發表沙丹同志譯的一首，餘因為篇幅關係不發表了。

中 級 講 座

Esperanto-movado en Sovet-rusio (daŭtrigo)

蘇聯的世界語運動(續) 秋田雨雀

Kaj tial esperantistoj-representantoj unuanime decidis proponi al la kongreso alprenado de espn. Kaj oni decidis, ke mi, elektita kiel komitatano, legu la proponon kaj Henri Barbuse paroladu por subteni la proponon. Sed en la fiksita tago, K-do Drezno, esperantistoj atentigis nin, kaj ni ĉesia proponi al la kongreso, sed ni decidis kolekti subskribojn de kelkcent reprezentantoj en ia kongresejo, kaj tion prezenti al la sovietoj registaro pere de BOKC (Societo por kultura rilato kun alilandoj).

1. unu-anime = 一致地. 2. al-preno = 採用. 3. = ano de komitato = 委員會之一員, 即委員. 4. 演說. 5. 支持. 6. 決定了的. 7. 蘇聯著名世界語者. 8. 促人注意. 9. 搜集. 10. 署名. 11. pere de = 藉由. 轉. 12. = VOKS = 對外文化協會

因此世界語者的代表們一致決議向大會提議採用世界語。於是這樣的決定下來了：被推為委員之一的我官讀提案，而巴巴塞則作擁護這提案的演說。但是到了當日，因了世界語者同志Drezno的勸告，我們中止了向大會提議，而決定在會場內搜集了好幾個個代表的署名，把這個提案由對外文化協會轉交給蘇聯政府。

11. ĉi estas unu el la plej gravaj okazintaĵoj en esp-movado rilate al la Revolucia jubileo. Rezulte de tiu sovietia registaro decidis doni grandan help-n por esp-movado pere aŭ senpere. K-do Rujkov prezidanto de Sovetio kaj K-do Lunaĉarski, Popola komisario de Edukado, fariĝis fervoraj subtenantoj de esp-movado.

1. 重要的. 2. 事件. 3. rilate al = 關於. 4. pere = 間接地, sen pere = 直接地. 5. popola komisario de edukado = 教育人民委員

這是關於革命紀念節的世界語運動上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那次的結果，蘇聯政府決定直接或間接給世界語運動以極大的幫助。蘇聯主席同志 Rujkov 及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卡爾斯基成了世界語運動的熱烈的支持者。

Eutute esp-movado en Sovet-rusio estas nun akiranta forton en ĉiuj kampoj de Sovet-rusio dank al sindonemaj gvidantoj de l'movado. Esperanto estas ne nur problem de scio, nek de amuzo, sed nun prenanta al si eon de sango, karao, ostoj kaj e de nervoj. Mi kredas, ke la fakto, ke esp-movado havas tiom viglan vivon en Sovetio, plene atestas al ni la suprecon de la lingvo, eĉ se ĝi havas kian ajn sorton en aliaj landoj.

1. en-tute = 總之. 2. 分野, 領域. 3. sin-don-em-a = 獻身的, 犧牲的. 4. 領導者. 5. 肉. 6. 骨. 7. 神經. 8. 活躍的. 9. 證實. 10. 優越性. 11. 運命

總之，在蘇聯的世界語運動，賴了運動上的熱心的領導者的努力現在正從各方面得到着力量。世界語不單是個知識的問題，也不是娛樂的問題，而它正獲得着血，肉，骨，甚至神經那樣的性質。我相信，蘇聯的世界語運動有那樣活潑的生命這一事實，充分證實了世界語的優越性，不管它在其他國內遭遇到何種的運命。(完)

前置詞研究 [Ossaka: Esperantaj Partikuloj 抄譯] (三)

葉 君

INTER 在(某物與某物)之間

Inter Rusio kaj Francio estas Germanio. = 俄國與法國之間是德國。

Ili malpacigis inter si. = 他們內部吵架起來了。

JE je 無固定的用法。在需要有個前置詞而無適當前置詞可用時，始用 je。je 常可省略，而以目的格表示之。je 的用法，大體有下述幾種：a) 【原因】；b) 【狀態】；c) 【時間】；d) 【數量】。

(a) Mi ridis je lia malsaĝeco. = 我笑他的傻。

(b) Li edziĝis je ŝi. = 他和她結婚。

(c) Je la kvara horo. = 在四點鐘

Je la lasta fojo mi vidis lin ĉe vi. = 上次我在你那裏見過他。

(d) longa je tri metroj = 三米突長

KONTRAŭ a) 【位置】(與某物)相對，依靠；b) 【對抗】反對，逆

(a) Lia domo staras kontraŭ la nia. = 他家和我家相對。

Li sin apogis kontraŭ la muro. = 他靠在那壁上。

(b) Ni batalis kontraŭ la malamikoj. = 我們反抗敵人。

Li naĝis kontraŭ la fluo. = 他逆流而游。

【比較】por; trans

KROM a) 【除外】除了(什麼)之外；b) 【添加】除了(什麼)之外還有

(a) Venis ĉiuj krom li. = 除他(不到)外，其餘的人都到。

Mi scias nenian lingvon krom ĉina. = 我除中文(懂得)外，其他文字都不懂。

(b) Krom li venis multaj. = 除了他(到)之外，還到了許多人。

Krom ĉina lingvo, mi scias esperanton. = 除了中文(懂得)以外，我還懂得世界語。

KUN a) 【共同】和(什麼)在一起；b) 【攜帶】帶了(某物)，帶了(某人)，具有(某種樣子)。

(a) Ĉu vi ne tagmanĝos kun mi? = 你不和我一塊吃午飯嗎？

【比較】Ĉu vi ne tagmanĝos ĉe ni? = 不在舍間吃飯嗎？

Mi estas en intima amikeco kun li. = 我跟他是很親近的朋友。

Mi tute konsentas kun vi. =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

Mi trinkis teon kun kuko. = 我吃吃餅，喝喝茶。

Mi ne scias, kio fariĝis kun li. = 我不知道他怎麼樣了。

(b) Li iris kun peza sako sur la dorso. = 他背着一個重重的袋而去。

Homo kun agla nazo. = homo havanta agian nazon. = 高鼻子的人

Tion ĉi kun li! = 帶他這兒來!

Kun akra krio = Akro kriante ŝi falis. = 尖聲叫着她倒下去了。

LA a) 【狀態】依照(什麼)，根據(什麼)；b) 【方向】依了，沿了

(a) Laŭ lia ordono = 遵照他的命令

laŭ li = 據他說； laŭ via bontrovo = 悉聽尊便。

(b) Li iris laŭ ŝi ĉi rivero ĝis li venis al la palaco. = 他沿着這條河走去，直到那宮殿。

Ni foriris laŭ malsamaj direktoj. = 我們分頭走開。

MALGRAŭ 不管(什麼事)，雖然(怎麼樣)

Li sukcesis malgraŭ la malhelpoj. = 不管那些困難，他成功了。

Li faris sian eblon, sed malgraŭ ĉio, li ne sukcesis. = 他儘可能做，但是不管這一切(雖然如此)，他沒有成功。

Malgraŭ mia volo. = 我雖不願如此，但……

【比較】kontraŭ mia volo. = 和我的意志相反。意義更強。

PER a) 【具體的工具】用了(某物)；以(某物)；無形的手段，媒介】以(某物)

(a) Skribu per krajono (= krajono) = 用鉛筆寫!

Ni vidas per la okuloj. = 我們用眼睛看。

Neacetebla per mono = 不能以錢買的；kovrita per neĝo = 被雪掩蓋了的

(b) Li iris per grandaj paŝoj. = 他踏着大步而去。

Mi juras per dio. = 我憑着上帝賭咒。

Eltrinki per unu tiro (= gluto) = 一飲而盡

Mi amis ŝin per la tuta koro. = 我以整個的心愛她。

【比較】kun; de

【參考】peri = 介紹；senpera = 直接的

PO 每，各

Mi aĉetis kvar pomojn po kvin cendoj. = 我買四只蘋果，每只五

分。

【比較】Ni aĉetis kvar pomojn por kvin cendoj. = 我買四只蘋果，

共計洋五分。(即以洋五分換蘋果四只之意)。

Staru en du vicoj, po ses en vico. = 站成兩排，每排六人。

Mi legas la libron po 5 paĝoj en ĉiutago. = 此書我每日讀五頁。

LA LITERATURA MOVADO EN

MALLUMA ĈINIO

LU SIN

Nuntempe, la proleta revolucia literatura movado fariĝas la sola literatura movado en Ĉinio. Ĝi kreskas kiel ĝermo en sovaĝa dezerto, krom tio ekzistas ja neniu literaturo en Ĉinio. La tiel nomataj "literaturistoj" de la regantkloso, jam estas purtrigintaj ĝis tia grado ke ili eĉ ne povas doni verkojn tendencantajn al "arto por arto" aŭ eĉ al "dekadencismo". Iliaj solaj rimedoj por barikadi al la revolucia literatura movado estas: kalumniado, subpremo, malliberigo k murdado. Nur kanajloj, spionoj, hundaĉoj kaj ekzekutistoj nun rolas kiel kavalaroj por ataki la revoluciajn maldekstrajn verkistojn sur la literatura batalo.

La okazintaĵoj en la du lastaj jaroj (1929-1930) atestas tute klare pri tio.

En la jaro 1929, kiam oni komencis enkonduki la literaturajn teoriojn de Plekhanov k Lunacharsky en Ĉinion, tiu indigniĝis iu sentema profesoro—adepto de Mr. Prof Irving Babbit. Tiu ĉi sinjoro opiniis ke esence la literaturo ne rilatas proletaron. Se proleto volas krei aŭ ĝui literaturon, li devas antaŭ ĉio penegi monŝpari, k poste supren-rampas ĉe la burĝaron. Ĉifone vestite, brui en la literatura edeno oni ne decas. Plue, la sinjoro ankaŭ fabrikis mensĝojn, ke la partoprenantoj de la proleta literatura movado en Ĉinio estas subaĉetitaj de la Rubloj el Sovetio. Tio ne restas sen-efika. Multaj ĵurnalistoj en Ŝanhajo plurfoje ripetis la samon, kelkiam eĉ kun la cifero de la Rubloj. Sed la klarvidaj legantoj tion ne kredas, ĉar fakte ili nur vidas municion senfine enportatan de la landoj imperialismaj por buĉadi la proletojn en Ĉinio. Tio estas multe pli vera ol novaĵoj surpaperaj.

La burokratoj de la regantkloso, ĝenerale posedas malpli akrajn sentilojn ol la profesoroj. Tamen de la pasinta jaro ili ankaŭ fortstrecis sian teroran politikon. Malpermesoj al periodaĵoj k libroj fariĝis tre oftaj. Tion trafis eĉ ne nur la libroj iom revoluciaj, sed ankaŭ tiuj kun ruĝaj literoj sur la kovriloj, aŭ pro tio ke la originalaj verkintoj estas rusoj, inter tiuj libroj estas enalkulitaj sendube la verkojn de A. Serafimoviĉ, V. Ivanov k H. Ognev k eĉ kelkaj noveloj de A. Chekhov k L. Andreev. Katize de tio la eldonistoj povas nur presigi matematikajn lernolibrojn k fabelojn priskribantajn ekzemple: sinjoro Kato babilas kun fraŭlino Rozo, aŭ admirindeco de printempo ktp.—Ĉar la fabeloj de H. Zur Mühlen estis ankaŭ cenzuritaj, restas sole ebla prikantado pri printempo. Sed eĉ pro tio nun forte kolektiĝas iu ĝeneralo, nproĉante ke bestoj parolas home k titoliĝas per sinjoro, tio profanas la dignecon de la homaro.

Solaj malpermesoj estas ankoraŭ ne kontentiga solvo al la regantkloso, sekve kvin maldekstraj verkistoj malaperis ĉi-tiun jaron. Post la esplorserĉado de iliaj familiaj informiĝis ke ili arestiĝis en la Garnizona Oficejo, tamen oni ne sukcesis ilin viziti. Duonmonaten poste, per plua pridemando de la familiaj al la sama oficejo malkovriĝis ke la arestitoj jam estis "emancipitaj"—tio estas la mokesprimo de "mortigo". La ŝanhajaj tagĵurnaloj, ĉinlingvaj aŭ eŭropalingvaj, tute silentis pri ĝi. Tuj post tio sekvis la perforta fermigo al la librovendejoj, kiuj aŭ eldonis aŭ simple dividendis nov-tendencajn verkojn, foje estis malfunkciigitaj kvin librejoj en unu tago. Sed nun, la malfermitaj librejoj rekomencas sian negocojn unu post la alia, la kialon ni ne scias. Sed laŭ la reklamo de la librejoj, ili estas klopodantaj nun eldoni nur anglalingvajn verkojn de Robert Stevenson, Oscar Wilde k aliaj kun ĉinaj tradukoj flanko aldonitaj.

Tamen oni ne devas ignori la konstruajn agojn fare de la regantkloso en la literatura kampo: unue ili forpelis la posedantojn el de la librejoj kune kun ĝiaj dungatoj, k anstataŭigis per siaj obeemaj lakeoj. Sed tuj fiaskis tia entrepreno. Ĉar plenplenaĵe hundoj de regantkloso, la librejoj similaspektas al sever-miena *Jamen* (registara oficejo), dum la ĉinaj *jamen*-oj estas ja la plej timigaj k abomendindaj lokoj por la populamaso. Kompreneble, ĝin vizitas neniu. Vag ĉas en ĝi nur kelkaj luduloj promenaj. Ĉu per tio ili kapablos prosperi sian entreprenon? Due, ili ion verkas, k ĝis nun eldonis ĉirkaŭ 10 periodaĵojn por anstataŭi la malpermesitajn. La saman sorton trafas ĉi-tiu povo. La sola katizo de la malsukceso estas tio, ke unu el la gvidantoj de tiuj "literaturistoj" estas sinjoro komitatano de la ŝanhaja loka registaro k la alia—ĉef-detektivo de garnizona oficejo, k ilia profesia famo je "emancipado" tro altege superas la "literaturan kredon". Se ili verkas librojn "Kiel Buĉi Homojn?" aŭ "Detektiva Arto", eble sukcesos allogi kelkajn legantojn, sed vee ili ja volas okupiĝi pri pentrado k versado. Tia afero estas tiel same surprizig, kiel Sro. Henry Ford en Usono forlasinte la aŭtomobil-negocojn kantis antaŭ ni.

Malmultaj vizitas la burokratan librejon k neniu aĉetas ĝiajn periodaĵojn, oni devas serĉi eliron el tia stagnado. La solvon ili eltrovas en la perforto al la verkistoj kun certa famo sed ne klara maldekstra tendenco, verki ion por helpi la disvastigon de la gazetoj. Rezulte unu aŭ du naivuloj falis en la intrigon, la plejmulto ankoraŭ ĝis nun ne akceptis la "inviton", iu eĉ fuĝis pro timigo.

Nuntempe, la plej drolotataj literaturistoj de la regantkloso estas tiuj, kiuj ne travivis la tumultadon dum la komenco de la revolucia literatura movado, tiutempe ili sin ŝajnis kiel maldekstruloj k ĝuis la respekton de la revoluciaj junuloj, k nun, ili ĝenufleksiĝante sub la sabro de la ekzekutisto returnen kompromitas la verajn maldekstrulojn. Ĉial ili estas tiel drolotataj de la regantkloso? Nur pro tio ke ili iam estis maldekstraj. Kelkaj el iliaj eldonantoj ankoraŭ portas ruĝajn kovrilon, sed anstataŭ bildoj pri kamparanoj k laboristoj ili presigas pentraĵojn Aubrey Beardsley-ajn montrantajn homojn preskaŭ ĉiam malsanaj.

En tiaj kondiĉoj, la legantoj, al kiuj nur plaĉas la malnova rakontoj pri rabistoj aŭ modernaj erotikaj priskriboj, neniel sentas ĝenon. Sed la progresemaj junuloj suferas la mankon de legindaĵj, k vole-ne-vole foliumas la senenhavajn k babilemajn librojn, al kiuj la cenzuristo ne intervenas. Per tiuj sensenoaj iloj nun trankviligas sian legan soifon, ĉar ili preferas malplenan tasojn almenaŭ ne venonigitan ol la vomigan venenaĵon preparitan de la registaro. Spite ĉion, la plejparto el la junularo revolucia entuziasme deziras, subtenas k antaŭenpŝas la literaturan movadon de la revoluciaj maldekstruloj.

Sekve, krom la gazetoj preparitaj de la registaro aŭ de iliaj lake-hundaĉoj, redaktoroj de la kromaj periodaĵoj estas devigitaj enigi ion radikalan ĉiokaze en sia gazeto, ĉar ili scias ke malplena taso ne logas longdaŭre. K "estonton" konsekvence havas nur la literatura movado de la revolucia proleto havanta la ĝeneralan subtenon de la revolucia legataro.

Tiamaniere, la maldekstra literaturo kreskas senĉese. Kompreneble, ĝi disvolviĝas serpente kiel la ĝermo sub granda pezega rokego. Bedaŭrinde inter la verkistoj de la maldekstra literatura movado ankoraŭ mankas verkistoj el kamparanoj k laboristoj. La katizo estas jene: unue la kamparanoj k laboristoj estas delonge subpremege, ekspluatataj k havas nenian ŝancon esti edukitaj; due, kvadratformaj vortetoj de ĉina hieroglifo—ĝi nun eĉ ne fakte plu prezentas rekoneblajn figurojn de la reprezentitaj—malhelpas entute la kamparanojn k laboristojn akiri skribkapablon por libere esprimi sian ideon eĉ post dekjara lernpenado. Pri tio la sabrohavaj "literaturistoj" tre kontentenas. Ili opinias ke tiuj, kiuj estas tiel bone edukitaj ĝis ili verkkapablas, estas almenaŭ etburĝoj. La etburĝoj nepe emas gardi sian minimuman proprajn. Se nun ili male tendencas al la proletaro, certe ili fariĝas "hipokrituloj". Do "veremuloj" inter la etburĝoj estas nur tiuj, kiuj nepe kontraŭstaras al la proletaro. Ĉar "veremuloj" estas pli bonaj ol la "hipokrituloj", tial ilia kalumniado, subpremo, enkarcerigo, k buĉado al la maldekstraj verkistoj devas esti literaturo pli bona k laŭdinda.

Sed, per-sabra "pli bona literaturo", fakte pruvas al la publiko ke la maldekstraj verkistoj portas la sorton saman kiel tiu de la ekspluatata k murdato proletaro. Ĉar la maldekstra literaturo nun suferas kune kun la proletaro, nature ankaŭ disvolviĝos estonte en plena florado kune kun la plensukceso de la proleta revolucio. Cetero, la nura hombuĉo ne povas esti nomata literaturo, tial la regantkloso per tio montras sian senhabecon.

Esperantigis FUBIN

Lu Sin, aŭtoro de tiu ĉi artikolo, estas sufiĉe famkonata inter la esperantistoj pro sia ĉefverko "Vera Historio de Ah Q" tradukita en esperanto jarojn antaŭe. Tiu ĉi artikolo, verkita en 1931 speciale por "New Masses" en Usono, iom neaktualiĝis, tamen ĝi restas historia valora, se iam ekfloros ĉina literatura movado, nun suferanta.

La Red.

Korespondado

dez. z. = dezira; kor. = korespondi; l. l. = kun ĉiulandaj samideanoj; I.P.K. = ilustrita poŝtkarto; l. = letero; pri ĉt. = pri ĉiuj temoj; resp. gar. = respondo garantata; interŝ. = interŝanĝi; P.M. = poŝt-marko

K-do Lomo Ko; Ce Gaseikju, Rjadori 187, Kojokun, Keikido, KOREIO; dez. kor. kĉl.

高老毛同志; 朝鮮, 京畿道, 高陽郡, 龍頭里 187, 河聖九方; 願與中國同志通信。

S-ro Arturo, Nekolodi, Viale-Venezia, 75, BOLZANO, Italio 1 ez knu ĉinoj.

K-do J. Lowe; 5 Chandos St., Coburg N 13, Victoria, Aŭstralio; dez. kor. kun ĉinoj.

燕京世運情報

北平通信

親愛的同志們：

世界不在不久的將來，有兩種世界刊和讀者的見面了。第一個是「國際語言」...

天堂的世運

杭州通信

親愛的同志們：

早想寫信來報告杭州世運的概況了，只因課務冗忙，一直擱到現在，真抱歉！

段火燭

界語之光「編者。

據我採訪所得，「世界語之光」是北平世界語學會出版部及師範大學世界語學會合編的。標題已請吾老同志錢玄同題寫。

真

Proverboj

初級講座

前言 因為篇幅關係，「初級講座」已有數期未與讀者見面了。以後仍擬每期刊載，希望對於初學同志盡點幫助。

- Kiu ne riskas, tiu ne gajnas. 【註】1.冒險 2.獲得【譯】不冒險的人無所獲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中國世界語書店招股截止期已改為九月底。想入股而未入的同志們，請不要再失了這機會！

- Pli bona amiko intima, ol paren'o malproksima. 【註】1.親密的 2.親戚 3.遠處的

▲挪威抗法西主義

自德國希脫拉厲行法西斯蒂獨裁後，已掀起全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怒潮。三月十五日挪威工人世界語者學會(NALB)...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在 Oslo 集會的工人世界語者們，對於在卑劣的法西斯暴政下受着莫大迫害的戰鬥着的德國階級弟兄們，敬致熱烈的鬥爭的敬禮！

我們鼓勵你們：繼續你們的為工人階級的解放的鬥爭！我們誓死履行我們的義務——國際無產階級的反對反動的法西斯主義的鬥爭。

會 七月中學大會，現延期九月中舉行。來函請寄。

話會 星期日晚七時

啓事 已有半年，本刊的數目，形等等，想於最近期內報告，一方面者的批評和世界月刊

語函授 學 報即寄

號 (匯杭校) natisto

漢口，通 四號。通 多，缺 未登。